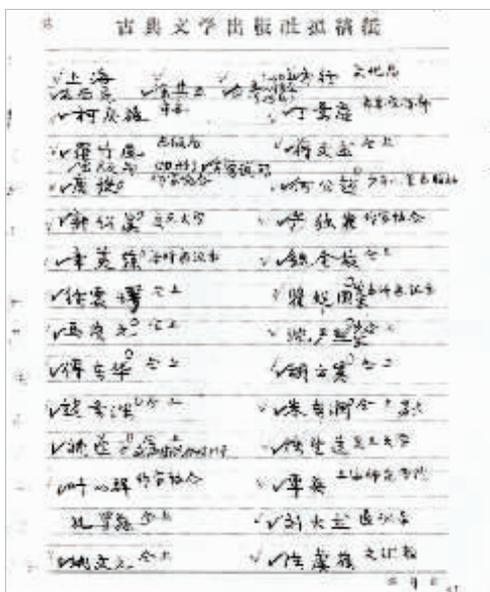




《唐诗一百首》及金性尧拟就的征求意见对象的名单(部分)



◀ (上接7版)

个《唐诗一百首》，金先生也参加了编选，入选的每一首都经过了精心选择。发行前先印了一两百本，叫“征求意见稿”，征求意见的对象范围包括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上海市委书记，广大的专家、学者，比如郭沫若、茅盾等，还包括中华印刷厂工人。

金先生做了几十年古典文学的编辑，为他后来做《唐诗三百首新注》奠定了基础。《唐诗三百首》出来以后，也有很多选本，多是半文言注释的。上世纪70年代末，金先生在一次会议上听到有学者讲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就琢磨着能不能用白话的形式做一个注本出来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《唐诗选》是用白话注解的，参加的有钱锺书等一流学者。钱先生后来还独自作了《宋诗选注》，都很有影响。

作《唐诗三百首新注》时，金先生并不是一般地查字典、查查注解，他是作家出身，对诗有着自己真切的感悟，文笔也很生动，特别是那些小注和人物评价，都有着金先生独特的角度和文采。

金先生从16岁就开始写文章了，91岁去世。上个世纪50年代到“文革”结束的这20年间，他写的东西不多，但晚年写了很多，全集有13卷之多，去掉《唐诗三百首新注》等，也有三四百万字，可以说，他是一个写作非常勤奋的人。

我和金先生的交往比较多。1986年我进古籍出版社，他2007年去世，相识20多年。我曾把他与书为伴的一生写在一本叫《传薪者》的小书里，古典文化就是靠像金性尧先生这样的人一代一代薪火相传的。正是因为金性尧先生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，又有在上海古籍出版社这样一个专业出版机构的工作经验，再加上自己的文采，成就了《唐诗三百首新注》这样一个在众多选本里面

出挑的本子，也为古籍出版社的品牌增添了亮色。

金文男：父亲去世以后，给我留下了9本日记，是用那个年代的工作手册写的，记录着每天审的稿、接的信、做的事，以及跟一些人的沟通交流，我根据他的日记以及一些回忆文章知道一些大致情况。

我再谈一些细节和插曲。1978年底，我从江西农村回来顶替父亲的职位进入古籍社，他办理了退休手续，但实际上退而不休，一切工作照旧。父亲当时62岁，精力还很充沛。

1979年3月下旬，父亲随同当时古籍社副总编陈落先生，到昆明参加中国历代文论选的学术会议。会上，吴组缃先生谈到了古典诗歌，表示很想编一本唐诗选本，但总觉得不能超过蕲塘退士的《唐诗三百首》。父亲听在耳里。当时“文革”刚

刚结束，广大读者都迫切想看书，苦于市面上没什么书。父亲觉得《唐诗三百首》这一类书算是很平稳的，不会犯什么错误，在任何年代都是要读的，便和陈落提出来做一本。陈先生觉得很好。第二天在走道上碰到吴组缃时，父亲提出了想做《唐诗三百首》的白话文注释本，吴先生当即说了四个字：“很有必要。”

回来以后，父亲提了这个选题，社领导也表示交由父亲来做。当时他刚刚退休，相对于全职上班来说，更宽松一点。所以从4月28日晚间起(这是我从他日记里面摘录的)，着手进行注释加工。

他每天都会记下当天注完了哪首，接下来注什么，碰到了什么问题，跟谁商量的，怎么解决的……日记里都有简单的记录。10月份，这个选题被列入古籍社次年的选题计划。父亲觉得，白天在社里上班，晚上再做

的话，时间来不及，就和社领导协商，上午到社里办公，下午在家里面注释。他每天都要做到夜里12点，母亲不断地催促，他才睡觉。

就这样夜以继日地赶到11月30日，大概花了半年多时间吧，父亲就把313首诗全部注完了，最后又通读了3个星期。这些在他的日记里都有非常清晰的记录。他撰写的前言也颇具特色，我在华师大中文系的老师祝文品先生就跟我说过，父亲的前言写得非常好，此外还有作者小传。

1980年元旦第二天上班，我把父亲的手稿送到古籍社，社里非常重视，将其列为急件，一路绿灯。于是，在当年的9月18日便看到了第一本浅蓝底色、深蓝封面的图书。

第一版第一次印，封面是烫金的，定价一块两毛五，一版一次印了35万册。后来我又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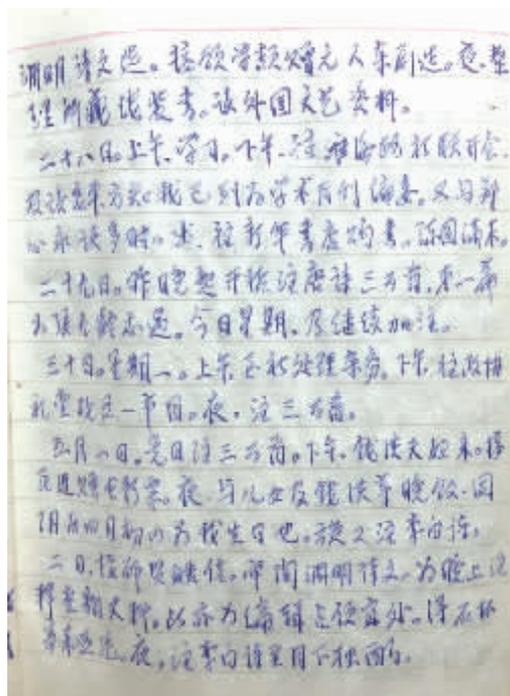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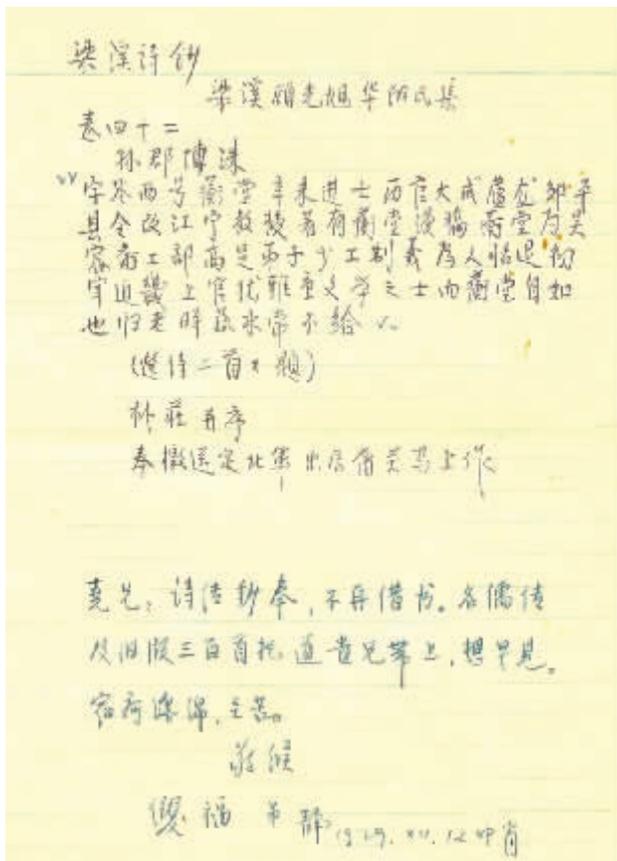
了一本第一版第二次印刷的，时间是1981年10月。第二次印了63万3千本，第一次和第二次加起来就近一百万本。这当然有时代的因素，因为当时是书荒，这本书出来后老老少少都很喜欢，既适合程度高一点的，也适合一般的读者。

在做这本书的过程中，父亲也得到了很多老同事、老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。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胡道静先生，他是版本文献学家，瘦瘦小小的，比父亲还瘦。父亲当年查不到蕲塘退士的生平，便向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的胡先生请教，因为胡先生知识渊博，更熟悉目录版本。胡先生带病为父亲借书，一个是从上海图书馆借来的《唐诗三百首》同治十二年的版本，一个是《名儒言行录》。另外，他再三说明，有些书还是别借出来，怕弄坏了不好交代，他就亲自抄录了。书的附录里所载的孙洙的简史，就是胡道静先生抄了给父亲的。

父亲去世前一两年，古籍社一编室主任曹明纲建议将前人评语增补到《唐诗三百首新注》中，做一本附辑评的本子。我回去告诉父亲，他一听就觉得很好，还嘱托我应该怎么做。但当时我真的很忙，忙里偷闲做了一点，后来父亲病重去世，又要做全集，就没有时间了。直到2013年全集做完以后，我回过头来再继续完成了这本附辑评的《唐诗三百首新注》。

做完我告诉了高社长，他们很乐意出版。编辑方晓燕花了很多功夫，逐条核对，出版后

▶ (下转9版)



金性尧1979年4月、5月日记中写道：

二十九日：昨晚起注唐诗三百首，第一篇为张九龄《感遇》。今日星期，乃继续加注。

三十日：……夜，注三百首。

五月一日：竟日注三百首。……旋又注李白诗。

二日：……夜，注李白诗至《月下独酌》。

胡道静帮金性尧抄录的孙洙简史